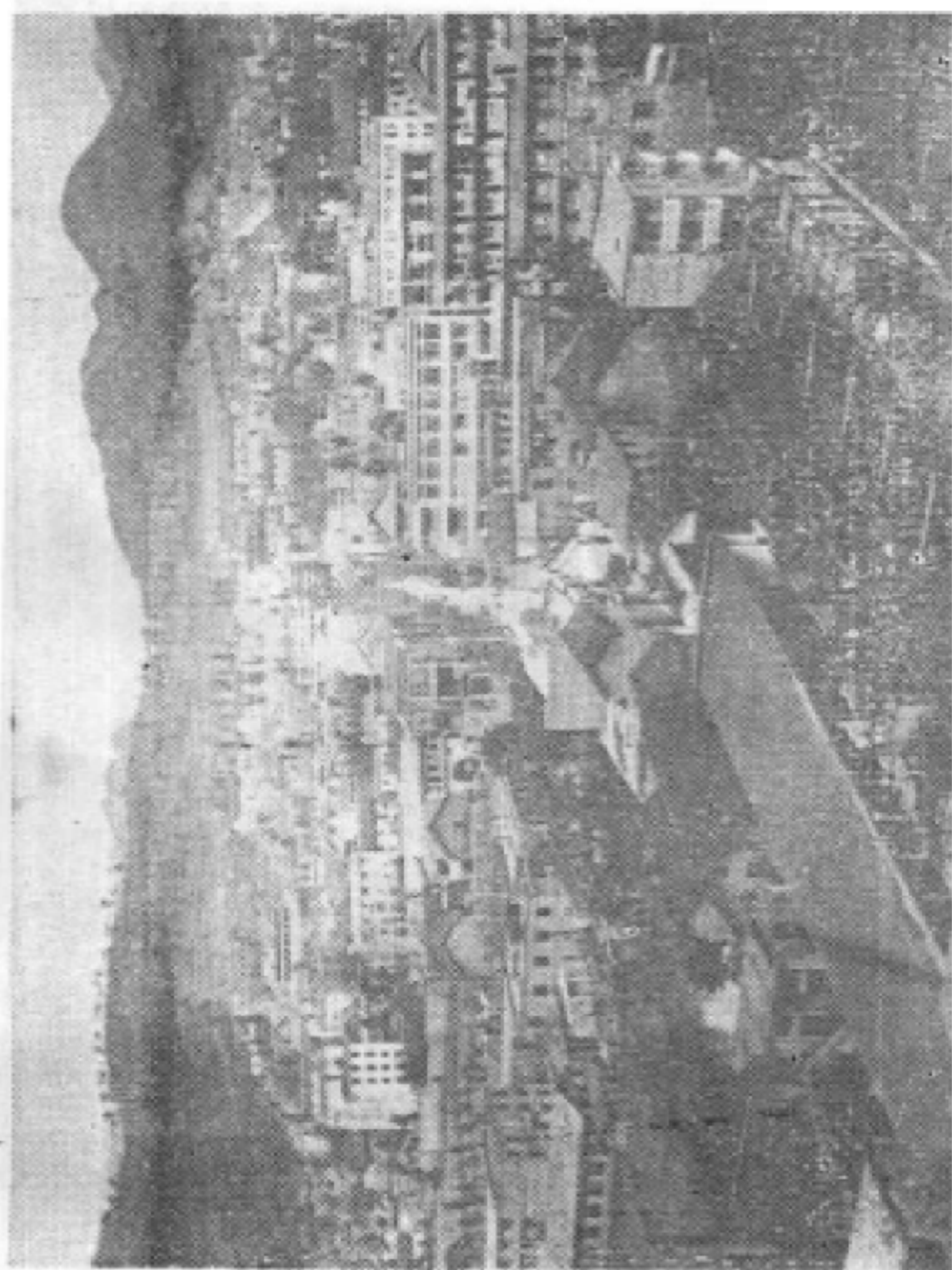


暨
金沙縣各界慶祝成立大會攝影
人民政府成立大會攝影
一九五〇年元月



熊庭清 提供



金沙（打鼓新场）新院

阳伯钟 摄

目 录

前 言	政协金沙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1)
李旭华烈士传	陈璞如 季呈如 季凤舞 单衍华 (1)
第一次解放金沙前后一些主要情况的回忆	
.....	袁良骥口述 王汝辉整理 (25)
金沙剿匪战斗回忆	李仿尧 (彝族) 口述 (42)
难忘的战斗岁月	周化民 (58)
回顾金沙两次解放	张守琮口述 何正寿整理 (66)
忆金沙保卫战	张振学 (83)
三十年代新场革命史	蓝芸夫 (89)
记蓝运斌烈士	宋子宽 (149)
李绍夫烈士传略	何正寿 (167)
林正良烈士传略	周自楷 (180)
林正良烈士遗作	(195)
忆四姐蓝运铮烈士	蓝运清 (200)
闲话五十七年前	周承绪 (207)
今日打鼓新场	阳伯铮 (216)
发展中的金沙	何宗甲 (221)
征稿启事	政协金沙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240)

碧血染金沙 丹心为人民

——记李旭华烈士英勇战斗的一生

陈璞如 李星如 李凤舞 单衍华



李旭华烈士

贵州省金沙县的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为了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金沙县首任县委书记兼县长李旭华同志，在和国民党残匪战斗中，于一九五〇年二月十日英勇牺牲了。当时李旭华同志才三十五岁。他的一生，是为革命，为人民英勇奋斗的一生。

(一)

李旭华同志原名李祥顺，一九一五年八月生于江苏省肖县黄口区新庄寨西北门外的西北门村（现属安徽省）的一个农民家庭，兄弟二人，哥哥李祥祺。旭华同志的父亲名李繁训，毕业于徐州第七师范学校，当了一辈子小学教员，于一九六二年去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旭华同志的父亲曾两次受到国民党顽固派迫害。一次是四〇年“六·一四”事变

后，旭华同志从丰常回到八路军来时，丰顽头子黄体润进行报复，把他父亲关进牢狱。再一次是一九四七年十一月铜山县的顽军团长李乐文的老婆被我沛铜县政府拘留时，李乐文为了要挟我沛铜县政府放其老婆，便将旭华的父亲和李乐真的父亲抓进了监狱。二人受尽了折磨。

李旭华同志幼年跟随父亲读初小，后到黄口读高小，后又到徐州中学实验小学读书。一九三〇年夏，李旭华同志高小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省立徐州中学。在中学期间，李旭华同志学习刻苦，理科、文科和英语成绩都是优秀的。他还重视体育锻炼，是学校球队的队员，经常出现在体育场上。李旭华同志正直、坦率、热情、有抱负、有朝气，而又勇于实干，并且和蔼可亲，这在当时的青年中是很难得的。他深得教师和同学们的赞扬。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日益侵略我国，而国民党统治者腐败专制，对外不抵抗，对内独裁镇压，激起了广大青年的义愤，当时李旭华同志也忧虑于国难当头，不满国民党的统治，倾向于民主和进步的潮流。他除努力读书学习外，还积极参加了抗日救国活动，如查禁日货，宣传抗日等等，并参加了徐州各中学学生请愿团，赴南京向国民党中央政府请愿抗日。

一九三七年，李旭华同志考上了浙江大学化学系。入学不久，日本侵略军已向上海方面进犯，浙江大学向西迁入天目山。以后日寇侵占上海，浙江大学继续准备南迁时，李旭华同志即离开学校，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二)

一九三八年五月，日寇侵占徐州时，国民党的军队不战溃逃了。地方党政官员也夹着尾巴逃之夭夭！苏北的丰、沛、肖、杨四县都沦为敌占区，广大人民陷入日寇的烧杀淫掠的苦难之中。在水深火热中的广大群众，不愿当亡国奴，纷纷自动组织起武装抗日队伍。李旭华同志怀着抗日救国的满腔怒火，离开了家庭，自带一支匣枪参加了李乐德领导的第二大队。这个农民自发组织起来的抗日武装，由于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纪律松弛，战斗力弱，在敌人频繁的进攻情况下解散了。李旭华同志转入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部队，时在一九三八年七月。徐州地区在共产党领导下成立了抗日人民义勇队。耿允斋领导的第二总队第三支队活动在陇海铁路以南的肖（县）永（城）地区。李旭华同志原来就认识耿允斋，他和李性真同志参加了这个抗日部队。李旭华同志任警卫班班长。

徐州沦陷后，日寇在各县积极组织汉奸武装。曾在旧军阀部队任过旅长的王献臣（外号王歪鼻子）投降了日寇，任丰县的伪县长兼伪军部队的队长。在苏北四县的军中，他是人数较多的。为了推动抗日救亡运动，我党和国民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于一九三八年八月双方在沛县龙固集召开了讨伐汉奸王献臣的联合大会，李旭华同志所在的人民抗日义勇队，也参加了这个联合动员大会。会上苏鲁豫区党委书记白子明同志和国民党沛县县长冯子固都讲了话。当时，汉奸王歪鼻子的伪军大部驻在丰县城北常店和大小营一带。联合动员大会以后，各路大军即向伪军进击。由于这些抗日部

队组织起来时间不长，武器不好，战斗力不强，而汉奸王歪鼻子的伪军是军阀的旧部，有日军的配合和坚固的工事，易守难攻，经过两个月的连续战斗，未能取胜。耿允斋同志带领部队回到肖永地区去了。李旭华同志被调到二中队任指导员，留在陇海路以北黄河故道一带打游击。这个地区方圆不过三四十里，完全是日伪占领区，距陇海路又近，活动很不方便，困难日甚一日。就在这时，国民党丰县常备队派李旭辰（当时他是国民党丰六区的区长）来劝说旭华同志，要他带领部队到丰县常备队去。肖县新庄寨的伪军也派人拉李旭华同志当汉奸去。后一条路不能走！这对李旭华同志来说是肯定的。能不能到国民党丰县常备队去？这需要请示耿允斋同志。李旭华同志当即派李性真同志穿越敌人封锁的陇海铁路，到了肖县丁里找到耿允斋同志。根据当时的情况，耿允斋同志认为可以到丰县常备队去，和他们一起共同团结抗日。李旭华同志和李性真同志带领部队参加了丰县常备队，被编为丰县常备队第九中队，李旭华同志任指导员，中队长是李乐德。

抗日战争初期的一九三八年，我党竭力和国民党搞好团结，争取其抗日。苏鲁豫区党委帮助丰县国民党建立了政权，恢复扩大了它的武装——丰县常备队。当时，国民党丰县的县长是董玉钰，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黄体润兼常备队总队长。我党派王效斌同志（全国解放后曾任北京铁路局局长，后任铁道部副部长，于一九八〇年去世）以公开的共产党员的身份任丰常的政治部主任。一九三九年二月王效斌同志介绍李性真同志入党，并任命他为九中队党支部书记。同年六月由王效斌、李性真二同志介绍李旭华同志参加了共产党。

从此，李旭华同志走上了正确的革命道路。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我党为了争取更多的抗日力量，说服了丰县和沛县常备队各抽调一个连和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的一个连共同组成抗日联军。丰常派李旭华同志的九中队去参加抗日联军时，九中队的中队长李乐德不愿到抗日联军去。他在队伍中散布说：“九中队在丰常吃不开，受排挤，才让去参加抗日联军的！若到那里后，北边有汉奸王歪鼻子的部队，南边有黄口的汉奸邵世恩的队伍，西边有杨山县汉奸周大开（周则堂）的部队，受这三面敌人的包围，再加上这三下的日本鬼子配合的话，那不是去送死么？不如回到肖县新庄寨一带去活动”。李乐德想瞒着李旭华把队伍拉走。这时在九中队工作的季凤舞同志知道了这个情况，就和李乐德说，这个事情应和祥顺（李旭华）商量，李乐德不同意。李旭华知道这个情况后，耐心说服了李乐德，便带领队伍到了丰、沛县的边境，参加了抗日联军。到一九三八年十二月苏鲁豫支队来，把王歪鼻子的队伍打垮后，抗日联军就解散了。李旭华同志领导的九中队，仍回到丰县的常备队。

（三）

由于我党对丰县国民党的帮助，又有以王效斌同志为首的我党一批优秀骨干在丰县常备队的领导，这一支抗日武装迅速壮大。到一九三九年初，丰县常备队第一、九、十三、十四、十六等五个中队合编为第一大队，王德举为大队长，李旭华同志为教导员兼副大队长。主要活动在丰县城南，黄河故道以北即丰（县）黄（口）公路两侧的李寨、宋楼一线。

丰县城内的日本鬼子，在丰黄公路的中间，黄河故道北岸的李寨安了据点，以便掠夺粮棉和对付活动在这一带的抗日武装力量。

一九三九年四月初，李旭华同志率领的丰常一大队驻在李寨以北二十余华里、丰黄公路一线的渠坑、杨楼、蒋沟等村。一天，天刚拂晓时，李寨据点的鬼子以三辆坦克、六辆装甲运输车为前导，直奔杨楼南大门而来。杨楼有土寨圩子，仅有一个大南门，门外挖有一个封锁沟。第一大队长王德举一看日本鬼子的坦克开过来了，便带着十六中队企图从北圩墙逃跑。李旭华同志和十四中队长樊兴明把他们叫了回来。王德举吓得躲在寨门里面，蜷缩着不敢动。李旭华同志担当了战斗的总指挥。旭华同志自幼上学，没有参加过这样的战斗，没有经验，但他有一片抗日救国的赤胆忠心，所以沉着勇敢，哪里战斗激烈，他就到哪里去指挥。十四中队长樊兴明不但沉着勇敢，而且是神枪手，他一连打死了四个日本鬼子。鬼子发怒了，连续向寨圩内打了一百一十多发炮弹。南边的寨墙打倒了，西南角的炮楼也被打坍了！旭华同志勇敢地到这些地方，鼓励战士坚守阵地，多杀敌人。战斗持续到下午五点左右，打毁敌人坦克一辆，打死日本鬼子十余人，伤三十余人，丰常大队无一人伤亡。这次战斗李旭华同志显露了他的组织才能和指挥才能，给丰南人民留下了美好声誉。

凶恶的日本鬼子不打通丰黄公路是不甘罢手的。一九三九年九月正是秋收大忙季节，李寨据点的日本鬼子又出动了！这一天丰常一大队部及十四、十六两个中队和李旭辰（即国民党丰六区区长李德俊）的区大队驻沙河里的食城；

九、十三两个中队驻食城东南二三华里的小张口村；一中队驻在食城西南的一个小村里。各中队得到敌人出动的消息后，赶紧在围墙内挖工事盖门板，在围子门外挖封锁沟，划分各单位作战地段、分派警戒方向等任务，作好了战斗准备。正当农民要下地干活时，发现敌人从西南方向开来。在小张口村西南一华里处有一条去食城的南北大道。敌坦克三辆、汽车十辆沿着大道向食城开去了。食城有南北两道大门。李旭辰的大队守北大门；一大队的两个中队守南大门，一大队队长王德举在大门西侧指挥，李旭华在东侧指挥。李旭华下令将步枪、机枪、手榴弹准备得停停当当。鬼子的坦克、汽车来到南门不能越过封锁沟，便向圩子南门轰击。李旭华一声令下，步枪、机枪一齐射击。手榴弹扔过去了，鬼子急忙后撤。敌人整顿一下队伍，围着围墙转开了。食城寨圩泥土建筑，在泥垛口上还有枪眼。圩子外边又有一二十米宽深的壕沟。圩子内除在各地段部署固定兵力外，还留有机动兵力。敌人转到哪里，旭华就带领机动兵力跟到哪里，敌走我走，敌停我停；敌靠机械化，我靠土寨围。鬼子一停车，我便以密集的手榴弹向敌投去，敌人无奈我何！寨圩东西角二三十米的地方有几间民房，是敌隐蔽和进攻寨圩的地方，是我防守的薄弱环节。李旭华机警地增强了兵力。上午十一时左右，鬼子使用毒辣手段向我放毒气了！李旭华在大学是学化学的，他指挥分队长陈端昌让战士尿毛巾捂鼻子，又加上忽然刮起了东南风，一时土沙飞杨，鬼子的毒气战失败了。战斗到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驻在食城东南和西南的一、九、十三中队分别向敌人出击了。对鬼子形成了内外南北围攻之势。鬼子无计可施，就带着三十多个死伤鬼子，

窜回了他的乌龟壳。李旭华经过食城战斗后，进一步得到实战锻炼，在丰南地区军政民中的威信，也进一步提高了。

丰县常备队的第一大队，屡次打败了李寨据点敌人的侵犯，破坏了敌人打通丰黄公路及他的掠夺计划。由于队伍的不断扩大，活动地区逐渐向东发展到丰（县）徐（州）公路附近，严重威胁着敌人的战略要地——徐州，也威胁着陇海、津浦两大铁路的安全。徐州和丰县的敌人注意到了这支抗日武装力量，妄图一举消灭之。一九四〇年初，丰县常备队政治部主任王效斌同志被丰县常备队排挤走后，国民党丰常总队长黄体润就放弃了打游击战的原则，他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决定丰常一大队配合七区李歪头（即七区区长李星浦）的队伍驻在距丰城只有二十余华里的黑樊楼及中、西、东胡楼一带，长期不转移。一天早晨，丰县城内的日本鬼子集结了五百余人，大炮多门，坦克三辆，装甲运兵车十五辆，向以黑樊楼为中心的丰常部队进击。战斗首先在东胡楼打响，敌人又以二百余人的兵力，配大炮两门向中胡楼进犯，敌人坦克则绕过东胡楼向黑樊楼前进。李旭华同志带领一大队的九中队，战斗在东胡楼的北、西圩墙，重点是西北角。当鬼子进到寨墙下，企图过寨河时，旭华同志命令集中火力射向敌人。敌人后撤了。接着便用密集炮火向我阵地猛轰，房屋着火了！旭华同志又带领部队迅速灭火。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他急带领九中队转移到东胡楼南边二里许的后李庄，继续战斗。进攻东胡楼之敌与进攻黑樊楼之敌会合后，黑樊楼成了主要战场，战斗非常激烈。一大队的十三、十四两个中队打得很勇猛，在村里逐屋搏斗。十三中队的副中队长李乃乐被敌人炸弹炸伤了，战士们要把他拉下火

线，他说：“我不下火线，谁拉我下火线，我就崩死谁！”当他看到一个鬼子向他扑来时，他向敌人扔出一颗手榴弹，鬼子又迅速地把手榴弹向他扔回来，手榴弹爆炸了。李乃乐同志这位与日本鬼子多次拼搏的抗日英雄，壮烈牺牲了。这时十四中队大部撤出战斗，只剩有九人跟随中队长樊兴明。由于樊身体胖脚小走不动，未能撤出战场。前有鬼子战车堵截，后有鬼子的步兵追击，这十人与鬼子一直拼杀到全部壮烈牺牲！樊队长死后，还被残酷的日本鬼子大开了胸膛！正在战斗异常激烈的情况下，旭华同志带领号兵岳秀银，通讯员任训密，从后李庄到樊楼给十三、十四中队送子弹。他们刚进黑樊楼东南角小门里时，鬼子兵正扛着歪把机枪向北走来。敌人也发现了他们，使用机枪向他们猛烈射击！在岳秀银、任训密的掩护下进到村里，部队已经撤走了。他们又回到后李庄时，这里的部队也随着大队长王德举撤走了。他们很快到毕楼才赶上了部队。这次战斗，一大队共牺牲二十余人，伤二十余人，并牺牲了两位中队长！这是非常大队对日作战中的一次最残酷的战斗，李旭华同志更受到实战的锻炼，他也更成熟了。

李旭华同志在对敌斗争中，身先士卒，英勇善战，不怕牺牲，受到了广大战士和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他还能注意到做好发展地下党员的工作。如在一九三九年夏，李旭华同志配合王效斌同志曾及时介绍十三中队二排的政训员季凤舞和一排政训员张瑶光二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四〇年夏，丰县常备队从丰南转移到丰西和山东单县接近的便易集。李旭华同志带领的一大队住在便易集北边三里许的孙庄。这个地方也是我湖西抗日根据地的东边沿。

以苏北专搞摩擦的专员汤敬（又名汤铁飞）结合黄体润、董玉钰为首的丰县国民党顽固派，经常派出部队骚扰我抗日根据地，打击我地方抗日武装力量。在我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冀鲁豫（此时湖西地区已归冀鲁豫区党委领导）黄河支队于一九四〇年六月十四日对丰县常备队发动了进攻。

负责攻打孙庄的是黄河支队第二团。由于团长匡斌同志与旭华同志取得了联系，并约好以燃烧一堆火为信号，旭华同志便把部队拉过来参加黄河支队。当时匡斌同志派指导员吴本熙同志所带的二团十二连为第一梯队直接和旭华同志率领的队伍接触。匡斌团长还向吴指导员交代了和旭华同志如何联系以及不准杀害俘虏等事项。李旭华同志在当时那样紧张的情况下，既不能暴露自己，又要做到把部队拉到我们这边来，还要动员战士节省子弹，少打枪，即使要打枪，也只能往高处打。由于旭华同志工作做得细致周到，所以吴本熙同志带领的第一梯队经过较长的一段开阔地，进到围墙里边，也没有一人伤亡。在旭华同志带领下，一百来人及全部武器装备，都参加了黄河支队。李旭华同志到二团十二连跟着指导员吴本熙同志，当了一两个月的副指导员。因为他的文化水平和政治理论水平都高，给连里战士讲政治课，大家都爱听。

一九四〇年八月旭华同志调至一一五师教导第四旅军政干校学习。他在校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认真学习，所学各科都取得优良成绩。在课堂上，认真听取军事、政治教员的讲课；在操场上认真接受各项训练，如瞄准、射击、刺枪等都做得很好。他处处和战士一样，站岗、放哨、执勤务等。凡是一个战士应该做的，他都做到了，而且做得很认

真，经常受到表扬。在运动场上，他又是一个运动健将。尤其是篮球打得非常出色，这是全校出名的。经过在军政干校的学习，李旭华同志的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更提高了，为今后的革命斗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九四二年初李旭华同志调单县抗日县政府任一科科长。他参加了四二年冬和四三年春对付敌人的大扫荡和安碉堡的残酷斗争，积极发动带领群众和民兵反扫荡，破坏敌人安碉堡。在敌人分割封锁的恶劣环境中他仍积极发动群众组织民兵坚持减租减息的斗争和封锁岗楼开展争取伪军工作。因此，到四四年春夏间，我根据地大规模拔敌人的碉堡时，没几天，单县的敌碉堡就在我军主力拔碉堡胜利的影响下，很快地都拔光了。旭华同志率领民兵配合主力取得拔碉堡的伟大胜利后，他不久又配合主力积极准备参加东进讨顽的新战斗了。

(四)

一九四四年春夏之间，我湖西地区革命武装，对沛县、丰县的国民党顽固派武装，进行了歼灭性的打击。徐州西北，微山湖以西的广大地区，从国民党顽固派手中解放出来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我军节节胜利形势下，在丰城以南，陇海路以北的丰（县）肖（县）铜（县）杨（山）四县的接壤地区，建立了华山县抗日民主政府。首任县长是王效斌同志，县政府秘书就是李旭华同志，他还兼任民政科长。旭华同志和其他战友们在一起同生死共患难，经历了华山县的创建、发展。国民党的大举进攻，我被迫北撤，坚持游击战争，建立华阳县、恢复华山县等几个革命形势波浪起

伏的阶段。

华山县政府建立以后，迅速打开了革命局面。龟缩在陇海路两侧的国民党顽固派的残余地方武装，在革命力量迅猛发展的压力下，向我靠拢了。不论当时他们出于什么动机，这对抗日斗争，对于革命都是有利的。砀山县的国民党部队的韩锡九与季凤舞同志（此时任华山县宋楼区区长）原在宋楼小学同学。他把自己带的二百余人队伍，拉过来了，编为华山县游击第一大队。肖县第八区原区长李祥贞（李旭华同志的本家兄弟），区大队副队长刘景焕（旭华同志的近邻）带领三百余人，十余挺轻机枪，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投靠了革命政府，也是旭华同志做争取工作的结果。在当时这是一支雄厚的武装部队，编为华山县游击第二大队。李旭华同志兼政委。由于这些国民党武装的起义，使陇海路黄口车站南北的革命形势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革命的力量靠近了陇海铁路，铁路北的八路军和路南的新四军，就是从这一带密切了联系。铜山县国民党的顽固头子耿少孚（外号耿聋子）与他属下的职员李祥宏（旭华同志本家的兄弟）发生了矛盾，李祥宏也叛离了耿聋子，投奔华山县旭华同志来了。李祥宏在丰铜交界处的梁寨一带组织了约有一百五十人左右的武装部队，称为华山县游击第三大队。这对开展丰铜边的工作起了积极作用。李旭华同志在这三个游击大队的武装起义、改编、建立上都作了积极的贡献。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寇宣布投降。我军遵照朱总司令向敌人进军的命令，为了切断陇海铁路，孤立徐州之敌，决心收复徐州外围，陇海铁路上的重镇——黄口。旭华同志率领华山县武装，配合主力一部，围攻固守在黄口拒不投降的敌

人。经过一天的战斗，终于歼灭了日伪军，并在黄口设立了以李旭华同志为首的城防司令部，达到了切断陇海铁路孤立徐州之敌的目的。

大约在一九四五年秋，旭华同志奉命带领游击第三大队和一个短枪班，护送湖西专署工商局局长陈正谟同志，去陇海路南与新四军联系。他们连夜赶到陇海黄口车站附近，住在一个小村内，准备根据陇海路上敌情变化，随机插到路南去。就在这时，这些国民党余孽，在蒋介石的反共浪潮下，反动本质暴露，又要倒向国民党反动派。他们把李旭华、陈正谟同志以及李旭华同志带去的短枪班都捆了起来，准备把部队拉到黄口车站去！李旭华同志非常恼火，义正词严地责问大队长李祥贞、大队副刘景焕：“为什么叛变投敌？共产党哪一点对不起你们！你们要晓得，跟着蒋介石反共反人民最终是没有出路的”。这些傢伙被李旭华同志责问得哑口无言。在离黄口不远的地方，他们把被绑的同志放开了，把子弹留下，发还了短枪，但在枪筒内都装满了泥土。李旭华带领十余位同志，拿着没有子弹并装满泥土的手枪，越过黄河故道，通过敌占区，又回到了根据地。

一九四六年春，国民党反动派开始对解放区大举进攻。华山县首先受到冲击。不久，敌人便侵入到我华山县的梁寨、毛楼、华楼、宋楼等地，并在梁寨区的草楼安了兵站，屯积粮草，妄图向我解放区大举进犯。为了打破敌人的进攻计划，华山县委决定拔掉草楼据点，摧毁兵站，李旭华同志率领县武装配合主力作战，经过两天一夜的激烈战斗，歼敌大部，摧毁了敌人的兵站，收复了草楼，打掉了敌人向我解放区进攻的跳板。

到了一九四六年夏天，华山县的局势更险恶了。国民党反动武装已深入腹地。有一次县政府机关被围困在宋楼镇，东沙河里响起了枪声，是旭华同志亲自指挥作战，才抵挡住了反动武装的进攻。在四六年八月，我破袭陇海铁路，以后的形势越来越紧张。一次，县委在宋楼西北十余华里的北魏楼召开县区干部会，传达中央要求在解放战争中，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的指示。就是在这次会议还没有开完的时候，国民党的正规部队由陇海路北上、大举进攻解放区了。华山县的同志们大踏步北撤。在北撤途中，李旭华同志始终在前方坚持游击战争，经历了多次艰苦惊险的战斗。

当时，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太大，旭华同志率领华山县的地方武装立即向西北方向撤退。部队撤到丰（县）单（县）边境的洪庙，把区的武装都编为县大队。在这里和国民党反动武装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战斗。在敌人多我三、四倍的情况下，由于李旭华同志指挥果断，战士们奋勇上前，和敌人拼了刺刀。最后终于粉碎了敌人的进攻，胜利地撤出了阵地，继续北撤。

一九四六年冬季，旭华同志带领的华山县大队转移到了城武县境。根据中共湖西地委和湖西军分区的指示，成立一个三县指挥部，把华山县大队，砀山县大队，单（县）虞（城）县大队划归三县指挥部指挥。由砀山县县长史晓昭同志任指挥长，李旭华同志任副指挥长。不久，史晓昭同志奉命到黄河北冀鲁豫区党委去了，三县指挥部的重任就落在旭华同志的肩上。当时，指挥部曾试图从金（乡）单（县）之间插到单东北一带去，因敌人力量太大未成。以后又计划从城武西，再到城武南，再经单县西边绕道单县以南，到单县东